

携手金婚

1974年的秋天,那时的我还是个梳着齐肩辫子、心里揣着几分羞涩与憧憬的姑娘。经人介绍,在一个寻常的午后,我见到了我的丈夫。

那场相识,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,也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。我们只是在小县城的街道上并肩走过,在简陋却整洁的家中聊着家常,在彼此的眼眸里,看到了同样的真诚与对未来生活的向往。

五十年的光阴,我们一起熬过那些物质匮乏的岁月,一碗碗粗茶淡饭,一件件洗得发白的衣裳,都藏着相濡以沫的温情。我们一同迎接两个新生命的降临,两个“小棉袄”是我们爱的结晶。丈夫笨拙地抱着襁褓中的孩子,眼里满是作为人父的喜悦与无措,那画面,至今仍是我心中最柔软的珍藏。

五十年的风风雨雨,我们共同撑起了一片天,也共同守护了一个家。从两个人,到一个热闹的家,再到两个女儿各自成家……儿孙绕膝,我们尽享天伦之乐。

这兜兜转转五十年,我们看遍了春花秋月,也尝尽了人生百味。如今,我最大的幸福,便是每一个寻常的日子与丈夫伴着舒缓的音乐打拳练剑,只为我们晚年有个健康的体魄。我最喜欢的事,就是在丈夫的陪伴下游览祖国河山,拍照留影,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我最最愉快的事,就是当我坐在电脑屏幕前聚精会神写作时,丈夫会为我做好饭菜,端来热茶。

五十年的婚姻被称作“金婚”。我想,这“金”字的含义,或许不在于贵重,而在于它的恒久与纯粹。它经过了岁月的磨炼,滤掉了浮躁与虚华,沉淀下来的是最本真的情感,是比黄金更珍贵的信赖与陪伴。

这五十年,是我一生最美的风景。
孟丽芝

歌声里的赤诚与深情

2025年12月29日,惊悉铁源先生辞世的消息,惋惜之情瞬间涌上心头。就在不久前,我与沈阳警备区的友人闲谈时还提及先生,特意打听了他的身体状况,彼时便得知老人身体已然欠佳,却未料离别来得这般仓促。

思绪翻涌间,我翻开手机相册,记忆瞬间拉回到2023年12月10日。

那天,为采写90岁郭大为与91岁铁源再度联袂为抗美援朝烈士创作歌曲《战友啊,我接你回家》的报道,我专程前往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铁源先生,91岁高龄的他,腰杆依旧挺拔笔直,说话时中气十足,唱起歌来更是嗓音洪亮。他耐心地教干休所的官兵们唱歌,一句一句领唱示范,还不时叮嘱大家调整调子——高了就放低些,低了就

提上去些,务必让每个人都能跟上节奏。

随后,我随先生来到他的家中。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歌曲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的创作始末,细数一稿又一稿修改的难忘插曲,还反复哼唱着旋律的变化之处,言语间满是诚恳。先生温和的话语、谦逊的神情,此刻依旧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聊到当时刚完成的新作《战友啊,我接你回家》,先生忆起第一次捧读歌词的瞬间,声音不禁哽咽:“一字一句,恰似来自70多年前的召唤。那年那月,我在鸭绿江边接送前线受伤的战友,一幕幕往事仿佛就在昨天。”谈及歌曲的后期制作,他更是赞不绝口,连声说着“编曲好”“年轻同志唱得好”。那份发自内心的欣赏与中肯的评价,让我至今记忆犹

新。

那日我们相谈甚久,话题始终绕不开音乐创作,绕不开那些深入人心的歌曲。每每提及一首作品,先生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几句。而每当歌声响起,他整个人仿佛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,眼眸里闪烁着炽热的光芒,那是独属于音乐创作者的热爱与执着,更是一位老兵深藏心底的赤诚与深情。

如今看着手机里珍贵的照片和视频影像,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。镜头里,他教官兵唱歌时神情专注,眉眼间满是对音乐的热忱;闲谈时,他忆起创作往事,时而朗声哼唱,时而凝神沉思,连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故事。那些定格的一瞬间,那些回荡的旋律,都成了心底最难忘的珍藏,任凭岁月流转,也不会褪色。
朱晨晓

父亲的人间清欢

“半卷闲书一壶茶,人间至味是清欢。”父亲的人间清欢不是寻山寻水寻远方,而是手捧诗书、家人在旁。

父亲生于1940年除夕,祖上从山东济南逃荒到辽宁新宾。当教师的母亲直到嫁过来才知父亲一贫如洗。为此,母亲一直耿耿于怀,父亲也觉得愧对母亲。

父亲10岁才上学,高中毕业后,一直是学霸的父亲考入大连的一所

大学。毕业后,由于特殊原因,他回到家乡,当了一名老师。“打铁必须自身硬”是他的口头禅,也是我们全家的人生准则。

父亲晚年痴迷于运动与读书,86岁仍每日捧书不辍,卧室中悬挂的“不如读书”的横幅书法写出了他一生的追求。

2009年母亲患病偏瘫后,照顾的重担全压在父亲身上。16年来,父亲凌晨便起身去山里打水,夜深

了还在准备次日早饭。病中的母亲性情多变,常无故发脾气,遇上父亲下棋便掀棋盘、抡拐杖,甚至“夜审逼供”。父亲始终不急不恼,乐呵呵地承受。女儿感慨说:“在姥姥、姥爷身上,我看到了爱情的模样。”

我们兄妹常感慨父亲一辈子为家人操劳,何时能为自己活一回。可父亲却觉得:一杯清茶、一本好书,有母亲相陪、亲人在侧,便是最珍贵的人间至味。
位昕璐

“问问母亲”的幸福

下班回家的时候,我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卖苹果的大叔,推着一车又红又大的苹果高声叫卖。虽然不敢说自己“见多识广”,但至少一般的苹果也都是见过、吃过的:富士、红玉、黄元帅、国光、印度青、阿克苏、蛇果……但大叔这一车苹果,我还真的从来都没见过。

于是,我非常好奇地问那位大叔:“这是什么苹果啊?”

“红锦。”大叔说。

“红锦?”我还真是连听都没听过。

“好吃吗?”我问。

“好吃啊!”大叔非常肯定地说。

但是卖花的都会说花香,谁都不会说自己卖的东西不好,所以大叔说的未必就准。

怎么办呢?我有点儿想买,但

又怕它不好吃。于是我拿出手机,马上给母亲打了个电话,询问一下她是不是吃过这种苹果。结果母亲还真是吃过的,她说这种果子皮厚、味涩,口感不是很好,不要买。于是,我很遗憾地告别了那位大叔,没有买他的苹果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突然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,遇到问题,不仅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去询问百度和豆包,还可以问一问自己的母亲,而母亲甚至比他们还要靠谱,她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人生阅历,更有着满腔赤诚、毫无保留的对儿女的爱。

有人说: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。”无论儿女年纪几何,只要父母健在,内心中就都会有一份坚定,知道自己是被深深关爱与呵护的。

就像我,但凡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会想着给母亲打电话一样。即使不敢笃定她一定会知道我所有问题的答案,但是她一定会高兴于我对她的一再讨教。那是一种尊重,更是一种肯定。

而我就喜欢用一个又一个问题来询问母亲,聆听她对我每一个问题的回答。

这是母亲的幸福,又何尝不是我自己的幸福呢?
孙莉娜

